

绪 论

明清插图本《西游记》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中国古版画从地域及表现手法上划分，形成了闽南建安派上图下文式刊刻风格、金陵派极具戏曲舞台刊刻风格、徽派隽雅纤丽刊刻风格。明代《西游记》小说在不同刊本插图风格上，恰恰与这三种风格相统一，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原则，形成了金陵派版画风格代表的世德堂本、徽派版画风格代表的李评本、建安派风格代表的阳至和本、朱鼎臣本和杨闽斋本。对明清《西游记》小说插图的梳理与研究，不仅是对学术界长期以来偏重小说文本研究和矫正，也是以个案的形式支撑中国古代版画美术研究的实践。

宋人郑樵曰：“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左图右史”或“上图下文”是中国古书的传统布局，图与文是经纬相错，不可或缺的关系。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指出：“只要抱着文化通观的意识，就不难发现：图文互证互动的图志形式，乃是文学史阐释意义上的一项巨大的开拓和创新。这种新的符号系统如果作为专家之学来对待，就会觉得资源丰富，形式繁富，新鲜智慧的触发点众多，能够在深化意义阐释上别开生面和别有趣味。这些图画包括古籍木刻插图、图谱画像、文人绘画、书法图章、石刻拓片、壁画、年画、游戏叶子，以及文物照片、流散到海外的画卷和译本插图。只要运用悟性，运用心灵的眼睛去读解，它们就是一部文学接受史，一部历代文人和各阶层人士从文坛佳事和名家名作中寻找精神源头的历史，一座文学史与艺术史，以及整个文明史气息相应的回音壁。这样形成的文学史解释系统，就不仅是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而是‘多维证据法’。由此，带来了诠释

①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25页。

学的革新，把它变成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动作的过程。使多重的文化资源在巨大的时空跨度中互生、互渗、互验、互映、互释。”因而，以明清《西游记》小说语图关系作为个案研究，不仅具有开拓性意义，而且能够在深化“意义阐释”上别开生面，在语图之间实现互证互释。

从可行性而言，明代是《西游记》小说最终形成足本与定本的朝代，且经典的版本均呈现出语图一体的刊刻面貌。以明清《西游记》小说插图作为研究对象，在追本溯源上，能够在图像上见出从玄奘天竺国取经这样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历史创举一步步向艺术虚构的演进。从总体上考察《西游记》语图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代之前“语图分体”，共同推动“西游”故事向明代定本——世德堂本的演进。明清时期是《西游记》小说“语图一体”高度结合的朝代。可以说，“西游”故事成为艺术创作的“母题”，自明代世德堂本行世以来，图像大量存在于明清以来历史的各个时期刊本中，且图文紧密结合，相互交织，并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接受不同时期“隐含的读者”改造，以满足于人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从美术学、图像学、文艺学等学科对《西游记》插图与文本进行聚焦式研究，探究其语图之间的关系，将会引领《西游记》研究走入另一个领域，弥补学术界对《西游记》图像研究不够的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于《西游记》小说插图与文本之间关系研究远远不够，这种现状并不表明《西游记》小说“语—图”之间没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实际上，自明代以来的“西游”图像创作更多的是受到《西游记》小说的影响，而明清流传于世的经典版本大多带有插图，而且插图的形态亦不相同。例如，世德堂本极具戏曲舞台效果的“双页连式”插图、杨闽斋本极具闽南建安地域风格的“上图下文”式插图、李卓吾评本极具徽派隽秀工丽的“单页单幅”插图、新说本“散点透视”式插图等，这些风格特征从图像学的视角就完全可以见出。但是，若要深入探究不同的刊本对同一故事情节所展示的图像为什么不同？不同的刊本为什么在图像上却呈现出与小说故事完全不同的情节？如何在内涵上切中肯綮地评价明清《西游记》各个刊本插图的优劣？例如，同为闽南建安“上图下文”风格的阳至和本、朱鼎臣本和杨闽斋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承继关系等问题，仅仅从图像学的视角是无法解答的。必须联系小说语

①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3 版，第 15 页。

言文本，在语图互文性理论视角下进行探讨。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最初由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被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发扬光大。“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要受到历时性状态下和共时性状态下其他“文本”的影响，它是众多“文本”的交汇，人们至少可以从一个“文本”读出另一个文本来……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互文性”理论主要是针对“文本”而展示的研究。我们认为，“互文性”理论同样适用对《西游记》小说语图关系的研究。从一个真实的历史创举到一部伟大的神魔小说代表，《西游记》在故事的演进上，本身就是对“互文性”理论的形象阐释，在以“西游”故事为题材的艺术创作上也同样如此。在语图与图像之间的互文上，则进入到艺术创作的“内核”。从创作视角来看，涉及“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小说语言文本中所呈现出的“语象”，在创作者脑海之中逐渐形成呼之欲出的“意象”后，经创作者之手转化到木板印模上，既而具形化为小说插图的“形象”。诚如俗语所云“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文本接受者从小说“语象”所唤起的脑海之中的“意象”并不完全相同，才会形成《西游记》小说插图中人物形象和场景设置层出不穷、千姿百态的样式。

我们要进一步质问的是，同一个人创作出的插图就一定与小说故事情节完全“吻合”吗？从艺术创作规律来看，即便是创作者脑海中已形成了成熟的“意象”，在下笔或镌刻时，亦会“倏作变相”。可见，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著名图像学家米歇尔(W. J. T. Mitchell)曾把语词与图像比喻为不同语言的两个国度，即便如此，这两个“国度”也保持漫长的交流与接触关系，永不中断。所谓“语—图”互文研究，就是将语言和图像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普遍性模式。首先要探讨语言和图像作为媒介的功能有何不同，同时要看到，它们的这些功能往往又相互交叉或游弋，并且一旦交叉或游弋之后，它

① Kristeva J. word, Dialogue and Novel[J].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35.

② 曹意强：《图像与语言的转向——后形式主义、图像学与符号学》，参见曹意强、麦克尔·德波罗：《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28页。

们原本的状态和功能都会有所变异。《西游记》插图与文本之间长期保持着漫长的“交流与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两者的功能会“相互交叉或游弋”，因而，寻找到这些“交叉或游弋”，我们才能准确定位插图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也才能够见出“图与文合”“图脱于文”“图超于文”“图滞于文”“图衍于文”“图示于文”“图中增文”等现象；才能够见出不同创作者所捕捉的不同“瞬间”；也才能够见出语言文本对图像生成的正向影响、图像生成对小说文本的反向指涉和延展等问题。

那么，如何从呈现给我们的小说图像中见出其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交叉或游弋”呢？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给我们以启示：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由此可见，一方面我们可以“逆势而上”，因为“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从小说文本出发，探究图像与小说情节的吻合度、图像对小说情节的表现力、图像对小说情节瞬间“定格”于何处、图像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否能够见出小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另一方面，由于“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我们还可以通过小说图像，进而探究插图创作者的“意象”。而“意象”不同于文本所呈现的“形象”，恰恰在于它浸透着创作者的情感，是“形象”与“情感”的融合物。也就是说，插图创作者从小说“语象”所唤起的脑海之中的“意象”，已烙上了主体的爱、憎、喜、恶，鲜明体现着创作者的艺术旨趣和审美取向。因此，由“言”追“象”、由“象”及“意”，我们才能真正见出同一刊本插图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符码，以及这些符码的“能指”与“所指”，“代表项”“意义项”与“解释项”是什么；才能真正见出不同刊本插图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顷间”，从这些“顷间”中见出创作者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判断；也才能真正揭示明清时期《西游记》诸多插图本之间的承继“秘密”。这是本书的价值之所在。

① 赵宪章：《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② [魏]王弼：《周易略例》，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93页。

本书以明清时期《西游记》插图本为个案，着力探讨“语言”与“图像”在小说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多重互文关系，归纳其理论形态，探讨其内在规律，旨在为深刻把握《西游记》图像的艺术风格、空间叙事、包孕性瞬间、语图互文规律等提供全新视角，同时进一步深化对小说文本的阐释方式、接受形式和传播机制等的理解。

本书系 201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刊本西游记“语—图”互文性研究》最终成果（项目编号：14YJC751044），同时本书也获得 2018 年度徐州工程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第一章 明清刊本《西游记》概述

《西游记》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插图在中国美术史中亦占据无可取代的位置。“西游”故事已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的“母题”，两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曾长期并行发展并相互交织。“西游”故事从一个真实的历史创举发展到一部伟大的神魔小说，其间，《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永乐大典》中“梦斩泾河龙”的故事、《朴通事谚解》转引“西游记”故事、杂剧《西游记》以及民间口传艺术《江淮神书》等，虽如同沧海一粟，却向我们展示了“西游”故事不断演进的历史。“西游”美术题材作品更是遍布于壁画、绘画、雕塑、瓷器、门窗镂空雕刻等古代遗存之上，特别是玄奘取经图，《唐僧取经图册》，榆林窟、千佛洞、张掖大佛寺、程山青龙寺的唐僧取经壁画，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白地黑花山水人物图”长方形枕和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唐僧取经”瓷枕等，虽作者不可考，但创作年代大多处于小说足本世德堂本形成之前，以视觉图像呈现于世，不仅表明“西游”故事流传之广，深受人民喜爱，同时，也让后人看到了故事流传过程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演变。

从小说插图而言，世德堂本《西游记》插图形成于中国古代版画光芒万丈的万历年间；李评本《西游记》插图则是中国版画杰出代表徽派刻工的佳作，从而成为明代《西游记》插图的经典；“闽南三本”，即阳至和本、朱鼎臣本、杨闽斋本，虽然仅后者有时间可考，但插图以图像证史的方式向世人传递了三者之间的“家族相似性”以及传承关系。清代刊本中，虽然点评者兴趣点集中在“唐僧传”和以金丹大道诠释“西游”，但并没有妨碍插图的发展，真诠本、稀世绣像本、证道书本、原旨本、新说本等，以手法各异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幽艳恢奇的“西游”故事。其中，由于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形成了插图印刷精美的新说本，导

致人们争相购买、一睹为快，从而出现一时洛阳纸贵的情形。初编刊于日本文化三年的《绘本西游记》，则呈现出异域他国的艺术风格，为《西游记》小说插图增添了一部经典之作。

第一节 目录学中的插图本《西游记》

关于《西游记》版本，前辈学者在访书、收藏和研究过程中多有论及，有的虽然寥寥数语，但却清楚地记录了相关版本情况。在《西游记》版本梳理过程中，鲁迅、孙楷第、傅惜华、柳存仁等筚路蓝缕，使存世《西游记》相关版本逐渐呈现，为后学者奠定了版本研究的基础。现将学者们论及的《西游记》相关插图本简要概述。

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中《关于小说目录两件》记载：

甲 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

《西游记》（百回。明李贽批评。明版。十本）

《全像西游记》（百回。华阳洞天主人校。明版。十本）

《西游真诠》（百回。明李贽等评。清版。十本）

《绣像西游真诠》（百回。清陈士斌评；金人瑞加评。清版。

二四本）

《绣像西游真诠》（同上。清版。二十本）

《绣像西游真诠》（同上。清版。十本）

《西游证道书》（百回。明汪象旭等笺评。明版。二十本）

从鲁迅先生所记录的书目来看，有四本标注“全像”“绣像”，可知为插图本。

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四明清部三（长篇）“灵怪类”中记载：“余在日京所见，有华阳洞天主人校本，书凡三部，内阁文库、帝国图书馆及村口书店俱有之。有袁幔亭序李卓吾评本，内阁文库及宫内省图书寮各有一部；有汪懋漪评《西游证道书》（此清初刊本），唯内

① 鲁迅：《关于小说目录两件》，《鲁迅全集》（第8卷）之《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阁文库有一部。有《鼎鍳全像唐三藏西游记》，为村口书店书，其书尤世所仅见。保存旧本，如斯之多，颇多惊叹。”孙楷第先生将《鼎鍳京本全像西游记》《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唐僧西游记》归为“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其中，《鼎鍳京本全像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内阁文库藏。孙楷第先生对此书插图述评为“黑纸，上图下文，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七字。末卷末叶有大图占半叶，上栏横题云‘四众皈依正果’。刻工不甚精。”《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村口书店藏）。对此书插图，孙先生述评为“图嵌正文中，左右各半叶为一幅，颇古雅。”对内阁文库所藏《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孙先生对其插图述评为：“卷首附图百叶，前后二面写一回事。刻绘精绝。‘五行山下定心猿’一图中，岩石上有细字四，曰‘刘君裕刻’，则昌、启时刻书也。”可见孙先生对此书插图推崇之极，并以图为证，判断刊本的初刻时间。对内阁文库所藏《汪懋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插图述评为：“前附‘仙诗绣像’共十七幅。右图左诗，刻绘均极工细。第一幅‘悟彻悟提真妙理’图，左下方有小字曰‘念翼’。按‘念翼’当即胡念翊，乃有名绘手，笠翁《无声戏》原本图，即其所绘。”孙先生对此刊本插图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依据在于留款者为当时绘画名手。对村口书店所藏“颇惹中日学者之注意”的《鼎鍳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插图，孙先生仅以“上图下文”而概之。

傅惜华先生是中国古版画的藏家和研究大家，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戏曲版画尤为偏爱。其所藏的古代戏曲版画珍品让后世学者惊叹不已。他在《内阁文库访书记》中，对所见的《西游记》相关刊本也有记载，如杨闽斋刊本《西游记》记有：“全书题名，殊不一致，封面曰‘新鍳全像西游记传’，序文曰‘全像西游记’，目录曰‘新鍳京板全像西游记’，正文卷一曰‘鼎鍳京本全像西游记’。”又记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西游证道书》两刊本，对其在版本学上的价值给予极高的肯定。如对杨闽斋刊本《西游记》，他认为“实为小说史料之重要资料”；对《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为“故此本亦为研讨《西游记》版本源流之重要参考珍籍”；对《西游证道书》评为“此原刻本，国内未见藏者，洵属珍品”。傅先生极其重视三者的版本价值，却对此三本的插画未提及一字，在其

①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②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③ 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编著的《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上下册中亦未收录相关古本《西游记》插图，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

谭正璧先生在《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中记有《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朱素臣撰，日本村口书店藏，“版式为上图下文”。柳存仁先生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有《跋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一文，记有“《鼎锲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明万历间刊本。正文每面十行，行十七字。每面文字的上图俱是图，绘工并不很粗糙，夹图两边各有四个字说明”。两者对该刊本重要探讨其是否为《西游记》之祖本，对其插图未多论及。柳先生倒是记述了一部清代刊本《绣像西游真诠》，对其插图记述为：“图共二十幅，或是绘书中人物，或绘故事，图的另面是赞语。”阿英在研究连环画时，也注意到古刊本《西游记》相关情况：“清初绘的《西游记》，我曾见到两种，每种都达数百幅，彩绘，有一部极其工整，有现在四开报纸半页大小。”

当代古典文献专家周绍良先生藏有中国古代小说、唱本等万余册，后大部分捐献天津图书馆。在《周绍良先生藏明清小说版画》中，对古本《西游记》插图收录三种。一是《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明万历书林刘莲台刻本。对本刊本插图述评为：“上栏图像，下栏正文。”认为“图书镌工粗犷，此等形式，为当时南方板刻所流行，与皖、浙板画迥然不同”。对该刊本收录三张插图。二是《新刊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明唐氏世德堂刻本。对该刊本插图述评为：“图嵌正文中，左右各半合为一帧，仿佛教典籍《普门品》之出相形式同。”收录该刊本插图七幅。三是《新镌出像古本西游证道书》，清初原刻本。对此刊本插图的述评沿用孙楷第先生对内阁文库所藏《汪懋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的评议。收录该刊本插图十六幅。

自1950年代起，周芜就致力于中国古版画收藏和调查研究工作。1980年代，几经周折，周芜赴日本访书，先后访问了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以及私人图书馆，采集图像三千余幅，许多为孤

① 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② 阿英：《中国连环图画史话》，见《阿英美术论文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③ 《周绍良先生藏明清小说版画》，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④ 《周绍良先生藏明清小说版画》，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本。在其编著的《日本藏中国古版画珍品》中，对古本《西游记》记有三种：“大字西游记，二十卷。题明华阳洞天主人撰，万历年间金陵世德堂辑印荣寿堂版。天理大学藏书。此本罕见。正文首刊书名及‘金陵荣寿堂梓行’，内封面刊‘刻官板全像西游记’，中小字刊‘金陵唐氏世德堂校梓’。此本书内插图，对页连式，图上通栏标目。”共收录该刊本一幅插图。“西游记杂剧，六卷，吴昌龄编，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版。日本昭和二年盐谷温影印此本，宫内厅书陵部藏书。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此本。此本罕见。插图生动有趣，举凡天上神仙菩萨、人间善男信女、妖魔怪物和地下鬼魅精灵，皆人格化，生趣盎然，为同类书插图中之佼佼者。观其风格，似属苏州版画。”共收录该刊本五幅插图。“李评西游记，明旌德郭卓然、刘君裕刻，崇祯年间（约公元1635年前后）刊本。公文书馆藏书。西谛藏书题《西游记图》一册，存图目。近年河南省图书馆收藏一部，始知书的全貌。”共收录该刊本十四幅插图。此外，在其编著的《金陵古版画》中，收录了世德堂本插图情况，记为：“《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明吴承恩撰，华阳洞天主人校。明万历年金陵世德堂刊。日本村口书店、晃山慈眼堂藏。”该书共收录世德堂本插图八幅。在其编著的《建安古版画》中，收录了朱鼎臣本插图情况，记为：“全名《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又作《鼎镬全像唐三藏西游传》，明代小说，共十卷。为吴承恩《西游记》之删缩本。题‘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书林蓬台刘永茂绣梓’。上图下文版式，图两旁随有简要联语式标题，如《太极初分，三皇治世》《石猴操演，教习众猴》《如来登坛，诸神谢经》等。插图中主要以人物充满画面，风格古朴。”收录插图三幅。同时，还收录了杨闽斋本插图，记为：“全名《新镌京板全像西游记传》，共二十卷，一百回。吴承恩编，华阳洞天主人校，万历年间建阳书林清白堂杨闽斋刊本。扉页上栏刻绘玄奘赴西土取经，朝中

- ① 周芜、周路、周亮：《日本藏中国古版权画珍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183页。
- ② 周芜、周路、周亮：《日本藏中国古版权画珍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 ③ 周芜、周路、周亮：《日本藏中国古版权画珍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531页。
- ④ 周芜：《金陵古版画》，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 ⑤ 周芜、周路、周亮：《建安古版画》，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459页。